

天何奈

蕭竹瘦陳

商務印書館發行



奈 何 天

陳 遵 竹 著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三月初版

◆(84218)

奈 何 天 一 冊

每冊實價國幣捌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 者 陳 瘦 竹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長沙南正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王永榜)

G 五一三上

題記

本集所收十二篇小說，是我四年來在南京時偷空寫成的。除巨石刊於申報月刊（後被選入該刊創作小說選第一集內），奈何天刊於文學，與菱刊於現代文藝外，其餘都在東方雜誌上發表的。現在辭句上雖經修改，但大體上還是本來面目。

一個人讀自己的舊作，真是件苦事。正如現代英國文人赫胥黎（Aldous Huxley）在一九二七年詩文選集序上所說：『你若滿意你的舊作，那你想進步如此之慢，就覺灰心。否則，你不滿意的話，那你想當時那樣糊塗，荒謬，粗俗，卑鄙，說不定還那樣自鳴得意，就覺羞愧無地。』我對於每篇作品，雖都費盡心血，但不能說那篇是我所滿意的。書名奈何天，不過是隨便挑出的一個題目。最後，我得對於過去刊載我的作品而現在又允許我將那些作品編入本集的上列幾種雜誌，以及時常鼓勵我，影響我的原稿讀者，維特，表示感謝。

作者補記於武昌曇華林二十七年四月

目錄

巨石	一
奈何天	二三
小快船	六一
外國人	一一三
職業	一二七
午後	一四三
菱	一五五
雪花膏的故事	一六九
牛	一九一
卸任	二〇九

奈何天

二

犧牲……………一二二三

田……………一四一

奈何天

巨石

覺得悶熱得很，毅民翻了個身。睡眼惺忪地摸着枕邊的手巾揩乾了額上的汗，懶懶地拿起壓在身底下的蒲扇，閉了眼睛扇着。

盛夏的太陽，像火球樣的火焰四射，似要烤焦地面上的一切。毅民住在城裏仁安客棧的樓上，門窗向西，吹不進風，就在上午，也像蒸籠裏一樣悶熱得窒息。

扇了一陣，毅民跳下了牀，一看桌上的錶，已經十點。走出房門，對着底下的天井裏喊了一聲「茶房，打水」之後，便又進門。聽得破舊的樓梯上發出沈重的腳聲，接着個赤膊的肥胖的茶房提了一桶冷水進來；毅民無意識地望着那個見慣了的茶房的大肚皮，褲子束在肚臍之下，每一個動

作，大肚皮似乎也跟着微動一下。茶房放下水桶，喘了下氣，汗水從他底肥胖的身上直攢出來。他倒了水，帶着茶壺走了，毅民開始洗臉。過一回，那個大肚皮送上茶壺，揩了桌子，又走下去了，彼此沒有發出一個聲音。兩人都習慣於這種照例的生活，所以無需發出什麼聲音，以求新的了解。

一起來就忙着洗臉，好像洗臉這回事真可以忙一下似的；但是在這簡單的動作完了之後，立刻又覺手腳空得沒有安放處。這些經驗，對於過了十來天的毅民又可以說是習慣了的。倒了一杯開水，點上了烟；一面揮着扇子，一面張大了眼睛，在疑問那一陣從口裏噴出來的烟，到底怎樣消失在空氣之中的。

他環視室內簡陋的陳設；一張設有蚊帳的小牀，一張方桌，椅子等等；粉牆上滿是灰塵，墨跡，毅民好像對誰發氣似的環視着，那些物件都現出陌生的面目。就是那隻做了他四年伴侶的提箱，平臥在牀底下，也並不對於它底物主現出一點舊情。一件穿得很髒了的夏布長衫，吊在壁上沒有一點動作。毅民已經把這些看得厭了，隨便把桌上前幾天的本地報紙以及上海小報翻了一回，可是沒有一點字印入腦中。看看錶，正是十一點；劉老師跟他約的是午後五時，此刻空着難受，還不如早

點吃了午飯再說。

「茶房，茶房！」

「來了。」

茶房底粗暴的聲音把「了」字拖得非常之長，表示他底極端的不耐煩而又不得不上來的苦惱。

「茶房，去照呼一聲，今天午飯早些開，最好馬上就開。」

大肚皮一面喘氣，一面走來，聽了他底話，把胖得祇現出一條縫的眼睛眨了幾下，然後盯着毅民。

「不行？」

「可以，可以。不過……」大肚皮又眨了下眼睛，「蕭先生，老板說過，實在對不起，多少得向你借幾文。你先生老出門，也是明白人；你先生一共來了十二天，房錢飯錢一共六角六分錢一天，嘿，嘿，你先生是明白人，來了十二天，一共只付兩塊錢。老板說，實在對不起，總要向你先生借幾塊，大家幫

幫忙……」

毅民皺了眉頭，正是一肚皮氣沒發處，連忙板起了臉搶着說道：「不消多囉嗦，這一兩天內，我走時再算帳。怎麼，你怕我不給錢？牀底下還有隻提箱，你看見沒有？」

茶房一面用蒲扇扇着他底大肚皮，一面陪笑道：「誰說你先生不給錢，天下那有這種道理！橫豎你先生就要走的，那末一起付也好，我走去對老板說一聲。」大肚皮臨走時，把牀底下的那隻提箱打量了一下。一面擺擺搖搖的走出去，一面說：「你先生說午飯要早點開嗎？我就去照呼。」

毅民站在門口，目送大肚皮走下去之後，臉上現出帶有諷刺意味的苦笑，兩眼盯着牀底下的提箱。一隻小小的破舊提箱，他底唯一的行李。他想，也許茶房已經看破了他底祕密，提箱裏並沒有裝什麼值錢的東西，一共還抵不上五六塊錢。有了這樣一個念頭在他心上，自己裝作茶房，開始檢查自己底提箱。他提起來放在桌上，打開時，一陣從髒的衣服裏發出的汗臭攢進鼻子，幾乎使他作嘔。他正伸進手去亂翻，忽然一卷厚紙滾了出來，檢起來一看，是一張新的大學畢業文憑。他用雙手把它展開，迷惘地望着上面的字跡以及圖章。

「研究什麼學問！賣田，借債，花了一千多塊錢上大學，畢了業幹什麼？那裏去找工作做！這一張紙，抵得一千塊錢……」

毅民兩手握著文憑，一鬆一緊，聽著那張紙在發聲；他想趁著他的忿憤把那張紙扯得粉碎；可是立刻又覺得有些不忍，而且可笑。他連忙捲起來，重又放在提箱裏。提箱裏確是空無所有；信紙信封，花露水，鋼筆，舊的報紙，都不是值錢的東西。把提箱關上之後，自己嘲笑，說道：「難怪茶房不放心！」

毅民在房裏踱來踱去，蒲扇不住的扇，身上總是有汗。望著外邊灼人的太陽，真是有些害怕。毅民心上充滿了怨恨，憂慮，希望，失望。這些矛盾的思潮的重壓，使他煩悶到了極點。重壓像影子似的追隨著他，一刻也不離。他走出房來，站在樓梯口頭，望著底下，那位大肚皮正朝天躺在竹榻上，一把蒲扇輕輕地在扇。毅民對於這個在呼吸時一高一低的大肚皮，不知怎樣竟生了氣；他忽用自己底腳死勁地在凸起的地方亂踏一陣，這樣纔覺得痛快；可是一轉念間，又覺得自己的幻想太離奇，而且完全沒有理由的。自己底心事，與他人何干？接著就有一個三十多歲的倒馬桶的女人走過，大肚

皮連忙坐起來，喜皮笑臉的打岔道：

「金花娘娘，你到那裏去了的？哼！」

「你管我到那裏去？真像一隻胖豬，總是躺着。」

「哈，我倒不算胖，哈，你胸前那兩塊，實在胖得出色，一對饅頭。」

「殺千刀，誰跟你開心！」金花娘娘順手在他底臂上「拍」的一聲打了一下，連忙走向後面去。

「哈哈，手上滑膩膩，打得舒服。再來一下啊！喂，好一對肉饅頭……」

「殺千刀！」她已走進去了，聲音不很清楚

扮了這齣戲之後，大肚皮好似從骨頭舒服出來；重行躺下，蒲扇輕輕地在扇。

教民看着樓下這種光景，真是又生氣又好笑。最後自言自語道：「還不如當了客棧裏的茶房的好！有飯吃，有錢拿，有得開心！」他說這句話，並非自嘲，卻有三分誠意。最近兩月來找事不到的痛苦，使他對於只要有飯吃，有錢拿的任何事情都有點羨慕，正像一個溺在水裏的人，就是看見一

枝水草也用死力去抓一樣。

兩月以前，他跟其他的一羣一樣，算是在大學裏得了學位，拿了畢業文憑；一套的學校生活於此告終。毅民家裏很窮，父親是種十畝租田的農人。自從在村莊附近的小學畢業之後，因為他很聰明而且功課好，小學裏的校長慫恿他上城裏的師範學校。「上師範學校讀書，不要本錢，出來就可賺二三百塊錢一年。」小學校長用這句話來勸他底父親。辛苦了一年還賺不到三五十塊錢的農人，聽得兒子將來可以賺二三百塊錢，當然雖是粉身碎骨也不怕來做這筆好生意。師範學校畢業之後，毅民對於學問非常有興味，自動的要上大學；同時級任先生劉老師因為毅民的成績好，也竭力促成此舉。「大學畢業可以賺一兩千塊錢一年。」這句話是毅民自己對那位忠厚而頭腦簡單的老父講的。現在毅民想來，非常埋怨自己，當時為什麼要欺騙老父。發一張永無兌現希望的支票。在他上大學的那時，他父親也早已因為年歲不好，租額繁重，欠了些債，對於種田漸漸失望，漸漸覺得種幾畝租田已不像從前那樣可以過活。在當時的鄉村裏，上城裏洋學堂讀書的人很少；所以在農人眼裏看來，在中學或師範出身的，便可抵得前清的秀才，大學畢業，不消說便是舉人。在傳統的

觀念上，舉人老爺真是不可一世。再有，聽說大學出身還可以做縣知事；縣知事這三個字，農人聽到便覺威靈顯赫。因為這些關係，毅民底父親又冒了一次大險。不管父子兩個所抱的目的不同，總之毅民是上了大學，而且畢了業。到底要換得一些知識並不是便宜的買賣，毅民跟他底父母都被經濟壓迫得喪了元氣。借債，賣田，直到最後一年，借債已經無從借起，只得把僅有的田地出賣，毅民家裏全靠他底父親出去做忙工，把工錢來維持。「吃苦也只有一年馬上大學畢業了，就可賺錢，不怕餓死。」毅民一家都以此自慰，許多關心他們的親戚鄰居也都這樣說。因為吃了這樣的苦，毅民讀書格外發憤，在大學裏，被他們稱為書獃子。書獃子一天到晚在圖書館裏，所以沒有機會去多認識人。等到畢業之後，便覺眼前一團漆黑，走頭無路。在將要畢業以前，他就第一個爲了生活問題而發愁。「父母從身上挖出血肉來養活了我，現在是輪到我挖出血肉來養活她們的時候了！」他想到家中已經一無所有，父母簡直比乞丐還要可憐，因為背了幾百塊錢的債。她們，年老的一對，睜開了斗大的眼睛在巴巴地盼望她們底兒子去救命。然而毅民在畢業之後，在大學裏住了一個多月，等待機會，終於不得不絕望地帶着幾箱破書暫時回家。回家把行李安放之後，立即又趕到城裏。母校

已經一再改組，幸而聽說劉老師還在裏面。毅民已經去拜訪過他幾次，事情正在進行，今天午後五時去便可得到結果。劉老師早就很賞識他的，無論如何，毅民是相信他有誠意的；同時，這也是最後可靠的一着。毅民在耐煩而又不耐煩，希望與絕望之中旋轉着，再加以天氣的悶熱，身心所受的痛苦真是難以形容。同時，他也何嘗忘掉，就在這種天氣，自己底老父爲了吃飯而在工作，燒焦了皮膚，汗水像雨一樣的直滴。現在，唯一在他心中的，就是目下只要有個可以維持一家生活的處所，不管什麼事情都幹。因此，他羨慕茶房底位置，要說他有幾分之幾的真心，也並不誇大。

劉老師就住在師範學校附近，下午五時，毅民如約到了那裏。在門口站着一個六七歲的女孩，她正呆望着對面樹蔭下叫賣的水果灘。此刻，太陽已漸偏西，熱氣也略退了一些。毅民認得那是劉老師的女孩，問道：「你底爹在不在家？麗麗。」

她突然睜開大眼睛對他望了一下，等到她發現問她話的就是最近時常到她家中來因此認識的蕭先生之後，她漲紅了臉有些害羞，便掉過身子，向裏跑去，一路高聲喊道：

「爹爹，蕭先生來了。爹爹，蕭先生來了。」

麗麗這個女孩底天真，稚氣，使得毅民不禁微笑。他就跟着進去，在書房裏見到了劉老師。劉老師年近四十，很瘦，看他那副比較遲鈍的眼睛，一望而知他是一個忠厚長者。他把剛纔正在看的報紙丟在桌上，跟毅民對面坐下。

毅民一路走來，就有點心慌；現在面對了劉老師，更覺得心跳得厲害。他想乾脆的問一聲，到底結果如何，可是總提不起勇氣來，嘴裏還是跟劉老師談着天氣以及昨天偶然碰到了幾個路過的母校同學的話；在對方呢，卻似也有難言之隱似的，不入本題。

「結果如何？」在一個沈默之後，毅民用足了勁說出了這句「不是上天堂便是入地獄」的問話。可是在表面上要裝作對此「全不在乎」的樣子，臉上現出坦然的微笑。可是，他又立刻想到這一層，若是有什麼好消息，劉老師一定早就說出了的；因此，毅民底坦然的微笑到底並不坦然，反而成了一個帶有幾分失望的苦笑。

表面上雖與毅民在談着不相干的話，而心上正在打算着用怎麼樣婉委的言語再談到本題的劉老師，經毅民這樣單刀直入的一句問話，立刻怔住了。他底比較遲鈍的目光接觸着對方底急

一切如火的眼光，馬上避開了，無意識地注視地上。他覺得滿身不安，好像那副急切的眼光真如火一般的燒過來。他站了起來，沈重的腳步打在地上。對於那副急切如火的眼光，他覺得害怕，憐憫；而且對於只稍一開口，便可把聽者投入可怕的失望之暗谷中的自己，起了憤怒，鄙視。似乎使得毅民失望的，不是別種關係，而是自己底沒有盡力。他怕回答，然而又不得不回答。他避開毅民底眼光；沈重的腳步打在地上。「結果怎樣？」劉老師遲疑地以低聲把毅民底話重新復了一遍。搖搖頭，嘆嘆氣，竭力保持着平靜。「完全沒有希望了！」劉老師說了之後，像傷害了他人似的，用含着極端同情與抱歉的神氣的眼光注視着聽者。

雖然明知失望多於希望的毅民，聽到這樣宣布死罪似的回答，便覺得像有一塊巨石橫打過來，幾乎受不住而全身振動。眼前一切都是黑的，劉老師底存在，在他幾乎沒有意識着。馬上竭力鎮定自己，故意裝出笑臉說道：「不要緊，我知道，現在找事情比上天還難。」在劉老師呢，卻並未看見他底笑臉，只覺得他底聲音是異常的淒慘。

爲了要緩和這幕悲劇的緊張成分，也爲了要使得對方相信他是盡過了力，而且事之不成罪